

大光

段蓉萍

坑坑庄子的女人们

贺鸣

坑坑庄子在木垒县水磨沟村一队,东边有清凌凌的水磨河,西靠山坡农田,那里地势凹陷,像一个大坑,因此得名坑坑庄子。我的老家就在坑坑庄子。

每到瓜果飘香的日子,回家乡登高望远是我更轻松的时候。现在的坑坑庄子,原来的破壁残垣早已不见了。房屋高低错落有致,家家庭院红门白墙,院门前菊花、牡丹花、格桑花,在秋天的阳光里竞相绽放着最精彩最壮观的一幕。

花儿的鲜亮定是养花人劳作的结果,坑坑庄子的女人花儿养得好在水磨沟是出了名的。她们勤劳善良,热爱生活。她们中有本土的姑娘,还有嫁到这里的媳妇儿。在这个风景优美的乡村里,这群女人就像门庭前的鲜花一样,自然,清香淳朴。细品,还带有一丝浪漫的野劲儿。她们身上有着农村传统风俗与现代时髦混合的独特。

这里的女人们劳作时头上围一个花布头巾,大多是以粉红色和蓝色为主色调。她们围头巾很有技巧,将正方形折成三角状,长的一边在头上,一直下放到眉毛处,左右两角打折,在面部或左或右挽一个结,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头巾的遮掩,让这里的女人们脸庞白皙娇媚,总也晒不黑。闲暇时,她们个个梳起漂亮的发型,精心打扮一番,美丽而时尚。

早就听说,这里有一支女子服务队,在当地婚丧嫁娶宴席上从备席到招待,再到洗刷整理,相互协作,各有分工,忙而不乱。那年父亲去世,我真真实实看到了这支服务队一条龙服务的“壮观”。居住在木垒县城的老父亲离世,根据父亲生前的意愿百年之后要回归故里,我们连夜把父亲送到了老家坑坑庄子。老家现有二哥哥居住,丧事的办理自然就在二哥哥家的大院里,根据当地的习惯,招待前来吊唁的宾客是流水席。

早晨,天刚刚亮,村里的男男女女就聚集在院子里,没有人号召,没有人组织,他们自发的在院内用砖块垒起一个大灶台,燃烧着煤块的灶膛上架起一个大大的铁锅,旁边搭起一个帐篷,里面支一个大案板,十来个女人和面、洗菜、切菜、剁肉,“叮叮当当”锅碗瓢盆碰撞击响,不断烧沸的热气随着人声弥漫,整个大院沸腾起来。

“萍姐,你要的菜洗好了。”

“霞霞,面和好了吗?”

“马上就好。”

“肉拿来了,切肉的人呢?”

“早在这里候着呢!”

……

满院的喧哗,让悲伤的我感到一阵暖心。

流水席,自然是随时来人随时凑桌摆宴席,我走进帐篷下的“厨房”,准备帮着倒茶水,“我来”;我帮着切菜,“我们已切好了”;我来到洗碗处,“玲玲,你去守灵吧,这里有我们”……转了一圈,我竟无一事可干。看着她们出出进进利落的身影,我又禁不住潸然泪下,除了失去父亲的伤心,还有一份感动,家乡人的情义无论时隔多少年都不会淡漠,就像陈年老酒,历久弥新,越久越醇厚。

这里的女人特别爱干净,家家庭院宽敞整洁,屋内更是窗明几净,尤其是门窗玻璃,擦得一尘不染。家家户户窗台摆满盆花,一种叫“丽格海棠”的盆花,几乎是每家的主打花卉,深红的、浅红的、粉红的、桔黄的、淡黄的……叶翠色欲滴,花朵竞相怒放。闲暇时候,女人们总是走东家串西家,相互欣赏、相互调侃,张家的比李家的艳,王家的比杨家的品种多……

现已秋收结束。黄昏时分,太阳的余晖还未落尽,晚霞铺满西边的半个天空,微风瑟瑟,果香四溢,在一块宽敞的打麦场上。一曲《走进新时代》歌声嘹亮,十几个女人排成三角形队列,手拿彩扇,跳起了广场舞。领舞的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姐姐翠萍,她能歌善舞,活泼开朗,舞蹈队在她的带领下,风生水起。随着音乐节奏,她们手摇彩扇,时而合拢握起,时而舒展开扇,手中彩扇流水行云、龙飞凤舞,在夕阳的辉映下不时发出耀眼的光芒。麦西来甫音乐声从音响里传出,女人们将彩扇别在腰间,脊背挺起向后微微倾斜,左手拖着后脑勺,头骄傲的昂起,右手柔和的伸向右方,仿佛要触摸天边的祥云,左右两脚一颠一颠交替点步,与麦西来甫曲调契合的天衣无缝。忽而身体翻转,倒走回来,柔情回旋,眉目含笑,张张健康的脸庞绽放着热辣辣的激情。大麦场周围坐着一群男人们,一边闲聊一边欣赏着婆娘们的舞姿,乐呵呵、美滋滋!

何时,这丰富多元的文化娱乐活动融入了家乡人的生活!

我感叹着!火红的晚霞洒在坑坑庄子,鲜亮、明媚!

滚烫的热泪涌出眼眶时,我给大光发了条微信。问他在玛纳斯,还是在昌吉。一刻钟后,没有收到他的回复。便拨通了他的电话。语音提示: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我心一惊,不会有什么事吧?对一个退休近10年的人来说,不应该存在关机的情况。此时,微信叮当响了一下。再看是他的语音留言,说他在昌吉,带外孙呢。并邀请我去家里玩。

安然无恙。我的心平复下来。

那是1988年的一场考试中,坐在同一考场,且是前后座位的大光与我认识了。再后来,我们在昌吉完成3年的读书时光。那时他年轻,那时我青涩尚未褪尽。

他的魅力来自与生俱来的幽默,他总是乐呵呵的样子。我被他逗笑是他说的一句话:“我们家丢的瓷娃娃,在这找到了。不行,现在就得领回去。让别人拾上去,这么大的昌吉,太难找了。”一见面就紧张的我,咯咯笑出了声。

早先他在玛纳斯工作,他把班里的每个同学都当亲兄弟姊妹看。那年冬天,他请了八九个同学去玛纳斯玩。别的不说,车票也要不少钱。穷学生出门,每一分钱都珍贵无比。他站在国道边,把右手向前一伸,给大家挡车。一场穷游拉开序幕。

容纳近20个人的桌子,他自然是主角。酒菜是其次,关键他对每个人说的话令每个人都满心欢喜。我算是年纪小的一位,他自然多关照几分。

旺盛的精力,让他成为一个闲不住的人。工作中,他是坐不住的,酷爱下基层。他说:“我来自群众,一定要到群众中去,只有和群众在一起,浑身的肌肉才是自由的。”他说这话时,振振有词站在那里,一副演说家的派头。实际上他只是一名普通机关干部。

业余时间,他更闲不住。要么跟着摄影师去赶日出日落。要么跑去吉木萨县敲开那位酷似“冯巩”的同学家的门。他眼睛闪烁,一脸平静地说:“这么大的人物来了,也不迎接一下。”搞得“冯巩”哭笑不得。

他来看我,没提前打招呼。冷不丁到了我单位门口才拨通电话说:“请往门口一米处瞄一下,有人找。”别逗了,开什么玩笑,100公里路程,少说一个多小时,要是堵车,得两小时开外。“说到就到!我什么时候当过小狗小猫!”一听这话,我忙爬在窗前看,呀,他果然在楼下。难道他是孙悟空转世,能脚踩祥云。我急慌慌跑下去。他笑得眼睛成了一条缝。

这样出其不意的行动,在他身上发生过多少次,估计他自己都说不清,旁人更无法得知。这像是埋在地下的宝藏,成为秘密。

又一年,我突然听说,他因糖尿病并发症导致眼底出血,住进石河子医院时,心里又恼又急。恼得是,我曾多次劝过他,别胡吃海喝,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看吧,病来了,再别想跑了。可更多的是牵挂与关切。那个周末,我把孩子丢给母亲,搭车100多公里去医院看他。站在病房门口,什么也没有说,眼泪出卖了脆弱的心。他跟没事的人似的,拉我坐在凳子上说:“好好的,又不是奔丧,哭啥呢。我中流砥柱,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!我给阎王爷打过招呼了,目前不缺我这样的人,需要的时候,会提前打电话。”我扑哧笑了。

疾病缠身近10年,严重是不能行走,若打过去电话,他依然笑呵呵。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他悲伤难过,或者颓废沮丧的镜头。哪怕片刻的表情,翻找了许多,在记忆的褶皱中,始终没有捕捉到这个画面。

时光冲刷过的春夏秋冬,他不再是同学,已经是我生命中无法替代的兄长。宽厚仁爱、体恤包容。我无论说什么样的狠话,他当是翻过一页书,扭头又是最初的样子。

我父亲是今年5月去世的。他得知消息后,约了几个同学,驱车百十公里到殡仪馆吊唁。他走路依然不利索,可拒绝我的搀扶。他对我说,老叔是共产党员,我和你都是共产党员,共产党员的一个品质,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都要坚强。

寒流来了,天越发冷了,忙乱中的我,突然想起了他。我不知从哪里看来的一句话,被人牵挂是幸福的。我希望他一直是幸福的人。



冬日时暖

梁宏涛 摄影